

学术探讨

《千金方》的临床价值

——温病治法和制方特色

裴沛然



裴沛然教授近影

祖国医学自秦汉以至,其独特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并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嗣后,医林上下二千年,名医辈出,代有创获。孙思邈崛起隋唐,远绍前朝诸医家的精华,旁搜国外医学知识,总结了唐以前医药成就并有所阐发创新,著成《千金要方》

论中也处处充满着“精”和“诚”的精神。例如他在“狂犬病”一段文字中曾经写出了自己医术的失误和神明内疚的心情。如说:“吾初学医,未以为业,有人患此,将已见问,吾了不知报答,以是经吾手而死者不一。”

医生是以愈人疾苦为职业,然而目的与效果并不是都能统一的,所以临床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古往今来多少医生有谁肯说自己害了病人不少生命呢?像孙氏这样的自白,是多么诚恳的态度和纯朴无私的语言,如果他没有崇高的道德修养是万难做到的。

古代医籍中有所谓上工十全九、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之说。如果一位稍有名望的医生把他说成是中工,就会难免“面有犹豫之色”,而又谁肯以下工自居!在孙氏治疗麻风的记载中又有一段非常坦白的陈述:“予尝手疗六百余人,瘥者十分有一。”

在历代盈车塞屋的医学著作中,我也曾阅读过不少医籍,包括许多名家医案,大多是“妙手回春”的记录。如果病人死亡,则脉案中早已写上“病入危境,勉希万一”等词,意味着不是自己医术的差错,而像孙氏这样“经吾手而死者不一”之语,在历代医案中的确是难得看到的。我总觉得做医生是不大可能“十全”的,也很想能阅读有一本专记失败教训的医案,然而在“杏林春满”的医学文献中却还没有找到过。说明孙氏著述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由于他自己感到很不足,故凡有“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服膺取决”,常诚心诚意去虚心学习。《千金方》中能有如此诚朴翔实的记载,就大大提高了这本书的

和《千金翼方》两书(以下分别简称为《要方》和《翼方》)。其医学知识,“囊括海内,远到异域。”成为我国卓有成就的一位医学大家。近些年来,国内医学界研究孙思邈的论文颇多,从不同侧面有所发挥,本文不拟重复论述。今仅就《千金方》的方剂特色和它在温病治法方面的临床价值作一简单介绍。

全部方论备见精诚

一、孙氏医论,突出一个诚字:

《要方》中开宗明义就有一篇“大医精诚”,这原是孙氏提倡医德的名论。孙氏认为,医生的高尚道德必须与精湛的医术相结合,两者是辩证的关系,起着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作用,这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医生所不可或缺的。孙氏不仅要人这样做,他还严以律己,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他在敝屣尊荣,屡次辞去朝廷的官爵,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医药和专心一意替病人治疗之外,就在他所著《要方》和《翼方》两书的方

价值。

二、孙氏选方,要求一个精字:

《千金方》中除了真诚朴实的记载外,其方也搜采很“精”。孙氏虽然学习很虚心,但他研究学问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名家也并不是盲目崇拜而善于作客观分析,这在他自序中可以明显看出,如他说:“晋宋以来,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又如六朝的徐氏屡世名医,声誉震于当时,而孙氏对其方书的评论也很为客观,如说:“齐有徐王者,亦有小儿方三卷,故今之学者颇相传授。然徐氏位望隆重,何暇留心于少小,详其方意,不甚深细,少有可采,未为至秘。”他甚至议论过华佗针治曹操的头风,也有未臻尽善之处。从这些记载,可以想见《千金方》中的选方之严。思邈是在掌握了大量资料之后,又经过一番精心选择的筛洗工夫,其收载之方大都是通过广大群众的实践或亲睹和了解某些名医的治验良方以及孙氏自己应用有效者。故其书中有“博采诸家及自经用有效”等语。《千金方》取材之精,在于它富有实践性和高度选择性。例如当时患脚气病者颇多,而支法存、仰道人等名家均擅治此病,集有许多方剂,而思邈选方要求很高,如书中所载:“脚弱方凡八十余条,皆自精要,然学者寻览颇觉繁重,正是方集耳。卒欲救急,莫测指南。今取其所经用灼然有效者,以备仓卒,余者不复具述。”可见他在精要诸方中还要选采其灼然有效之剂,可谓精益求精。书中又述:“古今痢方千万首,不可具载,此中但撮其效者七八而已。”这又说明他选择是十分谨严。书中对效果特佳的方剂在主治下还着重指出,如在“大蠹虫丸”下加一说明:“宜服此数有神验方”之类。集中所收方,多为他自己重复验证有效的方剂,如“余生平数病痼疽,得效者即记之”等记载。又如有一张治霍乱方,是高尼明净得此病,经过太医蒋、许、甘、巢等多人治疗无效而思邈用本方得愈。说明其中很多方剂是孙氏亲试有效后载入书中。试再举其“治诸丹神验方”下一段记述,以资证明:“余以贞观七年二月八日于内江县,饮多,至夜睡中觉四肢骨肉疼痛,至晓头痛且眩,额左上如弹丸大,肿痛手不可

近,至午时,至右角,至夜诸处皆到,目遂闭合不得开,几致殒毙。县令周公以种种药治,不瘥,经七日,余自处此方,其验如神。”

有些学者常病《千金方》中所载方剂以没有标明出处为憾。当然,这是本书不足之处。然而《千金方》所以未标出处恐亦原因很多。思邈收集了浩如烟海的方书,其中常有一方面而诸书具载,药味分量稍有差次,以致未能确定其方为何书所出。特别是孙氏有不少方子未标出处的原因,由于他所采用的是第一性材料,这是非常可贵的。例如书中所载疗肿一方,载明系齐州荣姥所传;王不留行散为殷浩仲堪的方子,以后隋济阎黎改名神散,治痈肿有即消的功效;又如茯苓丸治水肿乃甄权为安乐公所处之方;鳖甲丸是河内太守魏夫人所传;北地太守酒为熹平二年北地太守臣光所献;并经孙氏重复试用屡验之方。上述等等,说明《要方》、《翼方》两书所收方剂和记载的内容,既诚实可信,又精辟有效,值得我们认真发掘。

温病治法多有开创

外感热性病本来就统属于伤寒范畴,故孙思邈所称的伤寒,其中即包括温病、热病。正如《翼方》所载:“伤寒热病,自古有之,名贤潜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孙氏对《伤寒论》是有很大贡献的,他搜集了今流传本所未载的不少仲景佚文,还奠定三纲鼎立说的基础,并开创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以后,清代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和尤怡《伤寒贯珠集》之所以脍炙医林,都是在孙氏“比类相附”法的启示下而有所发展。孙氏还大量收集和创立了许多治疗外感热病的方法,成为后世所称温病学说中治疗法则的重要依据。

如所周知,清代余师愚以应用大剂量石膏治愈温疫而见称于世,其治法实胎息于孙氏。《千金方》中治外感热病常有用石膏至八两的记载,并有各种配伍法。有的配大青、山梔、知母、黄芩等药;有的配葛根、麻黄、前胡、杏仁等药;也有配合苦参、茵陈、生地、芒硝等;还有运用石膏加白蜜以除热之法,其他各种配伍法尚多。说

明师愚的重用石膏,孙思邈早已启其端倪。

又如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中论述温病发斑时,有“斑色红者属胃热,紫者热极,黑者胃烂”之说,其论实本于思邈。《千金要方·伤寒例》中引载华佗论伤寒,早有胃虚热入烂胃也,其热微者赤斑出,剧者黑斑出的记载。所不同者华氏是论伤寒,香岩则论温病,然其所阐述发斑的机理则基本一致。因此,温病学家所论述治疗温病的各种方法,有很多已早为孙氏所创用。现例举如下:

表里双解法:本法一般医家多谓创自河间,而在《千金方》中早有以麻黄、葛根与石膏、寒水石同用,另有麻黄与大黄同用之方,早开解表与清里合用或发表与通下并用的治则。书中如“治时病表里大热欲死方”,方以葛根、升麻、麻黄解表,大黄、芒硝通下,寒水石、石膏清里,是一张典型的表里双解之方。又如书中的葛根龙胆汤、漏芦连翘汤等方均同此例。后世的防风通圣和凉膈、升降诸散被称为治疗温病的方子,实皆从孙氏《千金方》悟出

气营两清法:本法为治疗温病进入气血两燔时的重要治法。仅举思邈治丹毒方为例,如用犀角、芍药清营分之热,又用石膏、寒水石、知母、黄芩等清泄气分之热,以起到气营两清的作用。又如治痈疽重症方,采用犀角、升麻、地黄以清营凉血解毒,大黄、芒硝通腑泄热,黄芩、黄连、黄柏、山梔等大清气分火热等,显然为以后温病名方“清瘟败毒饮”之所本。王孟英曾盛赞“清瘟败毒饮”有“洵补昔贤之未逮,堪为仲景之功臣”等语,如果移赠思邈,似更为恰当。

清热解毒法:本法为治疗温病邪火热毒炽盛时所常用,特别适用于温毒和瘟疫等病。《千金方》中治疗热病常不离黄连、黄芩、黄柏等药,有时还加大黄,因大黄除有通便作用外,还是一味很好的清热解毒药。书中如青箱子丸一方,以青箱子、黄芩、黄连、黄柏、苦参、山梔、天花粉、龙胆草八味组成,治伤寒结热在内,就是一张清热解毒的代表方。又如在治温病阴阳毒方面,多用元参、大青叶、黄芩、山梔、羚羊、生地、知母、升麻、石膏等药。这些治法和方药,均为后世清热

解毒法的嚆矢。

辛凉解表法:刘河间曾批评当时一些医家沿用发表不远热的成规,创立“通圣”、“双解”等方,以辛散药与寒凉药同用而立辛凉解表法。其实,本法在《千金方》中已屡见不鲜。例如以麻黄、细辛的辛散与寒水石、石膏的寒凉相配用,或用石膏、苦参、寒水石与葛根、升麻、麻黄相配等。这与近代之用桑菊饮和银翘散,方虽不同,其法则一。也正是孙氏所提出的“方虽是旧,弘之唯新”的意思。

凉血清热法:温病在病邪初入营血时,可用“透热转气”的治法,叶天士提出用犀角、玄参、羚羊角等药。孙氏以豆豉与生地同用,亦即后世所称“黑膏”的来源,如果以本方作为透热转气之用,应该说也是较为合适的。至于《千金方》中所收的犀角地黄汤治疗伤寒、温病邪在血分之症,则历来就是一张清营凉血泄热的要方。然而思邈还用之于祛瘀,则为后世所忽视。

甘寒生津法:后世温病学家非常重视救阴。故叶香岩有“若斑出热不解者,胃津亡也,主以甘寒,重则如玉女煎,轻则如梨皮、蔗浆之类”的论述。这本来同《伤寒论》中所载要注意亡津液的告诫,初无二致。《千金方》中常用芦根、麦冬、天花粉、竹叶、甘草等药,即寓有寒以清热和“甘守津还”之意。书中如“生地黄煎主热方”中用地黄汁、麦冬汁、生地骨皮、生天门冬、瓜蒌、薤白、知母、石膏、竹叶、白蜜、姜汁等药,其中地黄与石膏同用,即是玉女煎宗旨。后世沙参麦冬饮和五汁饮等方皆本此化裁。

芳香开窍法:温病在“外热一陷,里络就闭”的情况下,须用芳香开窍法。《千金方》中的紫雪和玄霜,就是开本法之先河。方下明载主治诸多热病,时气瘟疫等“内入攻心”之证,直至目前仍为救治温病重症效果显著的成药。后来的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等方,虽有所加增减出入,而皆取法于此。

上述各种治疗温病的要法,远在唐代,孙思邈已早就开创和应用。后世医家治疗外感热病的方法虽续有发展,而数典论祖,思邈之功是不可没的。

遣方用药别具特色

孙思邈著述的《千金方》，内容浩博，富有临床价值。由于时代局限，虽也有大醇小疵之处，而终不失为医学各科方论药法俱备的巨著。仅就其方剂的特色而论，也是不同凡响，具有某些处方特殊而可贵的价值。例如目前我们常用的韦茎汤、驻车丸、温脾汤、犀角地黄汤、温胆汤、独活寄生汤、紫雪丹等方，都是临床效果卓著的方剂。然而这几张方剂在孙氏两部巨著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其中还有大量宝藏，需要我们深入探测。

据不完全统计，在《要方》和《翼方》中约有六千余个方子。这些方子大都收录很精，是他在古代和当时的百余部医方中经过精心挑选或亲自试验而收录的，从孙氏所自述的选方经过和收方标准来看，则仅仅是他所掌握的大量资料中选取其千百中之十一而已。今就浅见所及，略论其书中方剂的类型，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并举例介绍，以与同道共同研讨。

一、简易见长：

思邈自谓：“吾见诸方部帙浩博，忽遇仓卒，求检至难。”故其搜采，首先“务在简易”而效果显著者。如书中记载的“风着人”方，主治口眼歪斜、舌不能语等症，方用生地汁、竹沥、独活三味，简而易办，临床颇有功效。又如治呕啰方，仅用一味芦根煎汤饮服。又如治吐血方，用生地黄汁吞大黄生末，方下还有“疗十十瘥”之语，今试用于胃出血，果然疗效很高。又如用一味浮萍为末吞服，治小便不利、水气流肿，经临床试用，确有利尿消肿之效。又如用合欢皮一味煎汤饮服，治肺热咳嗽、心膈烦满等症，本方用于肺热喘咳，亦颇有验。又治小便不利，茎中疼痛，小腹急痛方，只用蒲黄、滑石二味，应用亦有良效。像这样简易有效的方子，在《千金方》中比比皆是，其收录的大都是集民间单方、验方之精华。

二、平正取胜：

书中还有不少以平正取胜之剂，今试举两张茯神汤为例：其一，是主治心悸跳动，恍惚不定，甚至言语错乱的病症，方用茯神、茯苓、萸

蒲、人参、赤小豆共五味，临床试用，颇有补气养心安神的功效；另一方是主治风眩屋转、吐逆等症，方用茯神、远志、人参、黄芪、当归、苁蓉、附子、白术、甘草、牡蛎、防风、独活、生姜十三味组成，其中黄芪术附为治眩要药，以防独之升与牡蛎之潜相配，更佐补气益血填肾安神之药，立方平正而配伍颇有深意，为治疗眩晕屡试有效之良方。又如当归汤治热损和酒发之吐血，大黄泻热汤之开关格，在临床上皆有可贵疗效。另如补肝汤主治胁满筋急、息短、肢冷、腹痛、目糊、爪枯等症，方用莢肉、柏子仁、大枣、细辛、防风、桂心、茯苓、甘草、桃仁等药。此方后为清代王旭高《西溪书屋夜话录》补肝法的依据。《千金方》中象这类立法平正、配伍妥贴之方多不胜数。

上述的简易见长与平正取胜两类，虽在《千金方》中有不少良方，而在其他方书中亦不难找到，未是本书处方的特色。孙氏著作中有很多精妙之方而为后世医家所困惑不解者则有以下两种类型：即一是用药很奇，二是处方很杂。《千金方》所以不能被后人广泛应用者，正缘此故。现试加以论述：

三、奇崛跳脱：

奇与正异，崛则不平，跳脱意味着摆脱一般用方常规。这是《千金方》的处方特色之一。从前晋代名医王叔和论伤寒，曾有“神丹安可以误发”之语，说明“神丹”一方的发汗作用很强，在今本《伤寒论》中已佚去神丹这个方子，孙思邈勤于搜觅，乃把本方收载于书中。方用附子、乌头、人参、茯苓、半夏、朱砂六味组成，其中没有一味发汗药。主治病症，则是伤寒恶发热体痛等证。按照《伤寒论》辨证论治常法，本证应属麻黄汤主治。故用这张神丹方发汗，无论温病学家或伤寒学家均将望而却步，而孙氏的收载也应该有他一定的实践依据。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药物的作用非常奥妙，发汗的方法也有多样化。我们已经习惯于一般常规的处方，对于这种奇特的方药，就难免少见而多怪，然而这对于开拓中医处方用药的眼界和思路，可能是很有裨益的。

至于牡蛎一药，目前多习用于镇潜、收敛或化痰软坚，而孙氏却作为“解肌”之用。桂能动

血,血证所忌,书中用此一味治疗虚劳吐血。又如羚羊角汤一方,以羚羊角配乌头等药以治气阻不食之症。孙氏对于药物的功用,似乎掌握很多知识。例如他治产后下血不止,用菖蒲一味以酒煎服,这也是很为奇特的,本法我毫无经验,不敢妄加评论。至于书中有二方都用一味苦参主治中恶心痛,即用苦参治疗卒暴发作的心痛,这显然同通常以苦参用作清热燥湿的主治病症不同,然而该药我曾用于心胸疼痛,临床确有良效。又如头风痛眩,《千金方》中常以薯蕷为主要药物,我过去治疗头风,未曾置用,故治疗虽有缓解而疗效常不巩固,后乃仿照孙氏之法,重用该药与他药相配,却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我至今还没有懂得其中的道理。说明孙思邈对于药物作用了解的知识面很广,有他独到心得,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四、庞杂费解:

《千金方》中最使后世医家诟病的就是有许多药味庞杂繁乱的处方。仅举镇心丸一方为例,本方主治虚损惊悸、失精、月水不利、寒热及积聚等症,用药达三十五味之多,既用人参、地黄、苁蓉、当归,又用大黄、牛黄、石膏,又用乌头、桂心、细辛、干姜,又有白薇、前胡、蜜虫等药,处方寒热温凉气血攻补皆备,使人难以理解。书中有很多方剂,药味有多至六、七十味,往往既用麻黄、桂枝发表,又用附子、乌头温里,再兼石膏、黄连清热,更用人参、当归、地黄补益,又加大黄、巴豆之攻泻,有的还兼犀角、升麻等药,其处方扑朔迷离,不可终诂。虽以崇古著称的徐灵胎,对思邈亦颇有微辞,如说:“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其所用方,亦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徐氏最后对《千金方》下了“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的结论。

这的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在年少时完全同意徐灵胎的意见,在早年行医时写病案和处方,非常讲究丝丝入扣,而深鄙那些杂乱无章的处方。后来更事渐多,遇到了自己或别人

所拟的理法方药井然有序的方案,有时效果并不明显,转而留心观察以前所认为一些庞杂的方子,对有些疾病却往往取到良效。挫折和教训,使我不断思索。我曾为此向程门雪先生请教,程老晚年亦深有同感。我转而想到现在医界常用的某些“王牌”方子,如紫雪丹、苏合香丸、鳖甲煎丸、大活络丹等方,非即所谓药味庞杂的方剂吗?但是这些都是效果卓著的名方!《千金方》中某些药味庞杂的方剂,是否可能其方之杂也正是它妙之所在?由于我没有通过实践的验证是难以判断其是非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孙思邈曾是“酌华公之缘帙,异术并窥,采葛生之玉函,奇方毕综”的学识博大精深的医家,而其治学又很严谨。“文章得失寸心知”,孙氏对他所收载药味庞杂的方剂,自己也深深怀疑过。如在“芫花散”方下说:“吾始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然比用之,极有效验。其用药殊不伦次,将服节度,大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孙氏也明知从一般用药常规来说是讲不通的,但他还是相信实践经验,而“不拘常制”把它收载于书中。当然,我们对于孙氏记载的内容还要进行反复实践验证并进一步作理论探索,以期去芜存精和精益求精。

有关《千金方》中处方的奇和杂问题,清·名医张璐曾作过解释:“诸方每以大黄同姜桂任补益之用,人参协硝黄佐克敌之功。”张氏认为《千金方》主要具有“反用”、“激用”和“制方之反、激、逆、从”的特色。他虽然还没有能对各方组成说得具体透彻,而对制方精神确有其领悟和心得,这比徐灵胎的“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的评论,似乎要高明一些。

治疗冻疮验方

周 银 生

取桂枝、紫苏叶各50克,加水500毫升,煮沸15分钟,除掉药渣,待药液凉至40℃左右,将患处浸入药液约15分钟左右,每天3次。适用于冻疮初起,红肿疼痛,疮面溃破者,洗后于扑“青黛散”即可。